

請掀開經本第十九面倒數第二行，小標題是「契旨請詳」。前面兩個字是須菩提尊者自陳之詞，就自己陳說世尊對他的開示他完全契入了。這個契入就是我們一般人所講的證悟，這個不是解悟，他證入這個境界。他自己雖然證得這個境界，可是一般人不能夠了解，請詳是請世尊再詳細說明。這個意思詳細說明不是對他的，對他則不必說了，對一些大眾。為什麼要詳細說明？如果不詳說這個甚深般若，一般人確實得不到利益。所以讀經的人很多，甚至於說念佛的人很多，也下了不少的功夫，用了相當長的時間，為什麼得不到受用？沒契入，就是此地講的沒有契旨，旨是如來所顯示的宗旨，他沒有能夠體會得到，所以他不得受用。世尊雖然詳細說了，《金剛經》後頭都是詳說，我們還是看不懂；古來祖師大德註解《金剛經》有幾百家之多，我們看了那些註解依舊不能夠契旨。《金剛經》註解當中，確實要以江味農居士的註解最為詳盡。江居士民國初年人，距離我們很近，他用的文字比較上淺顯，我們都能夠看得懂。文字看得懂、言語聽得懂，依舊不能契入，那原因就在這一句經文上。我們看它的經文：

【唯然。】

這兩個字是尊者陳說他契旨，『唯』是完全懂得、明白了，『然』是個轉語，然而別人不懂，我雖然懂了，這與會的大眾他們還不甚能夠體會。所以稱：

【世尊。願樂欲聞。】

這四個字是代大眾啟請的。為什麼有四個字？四個字都是請詞，都是請說的意思。大眾程度有淺深不一樣，程度淺的『願』，願

聞；程度最深的，就是末後這個『聞』字，這個意思深，到這個層次也能夠契入。我們看這段的小註，這四個字的意思很深，也非常有味道。「唯是住降之理，徹底明瞭」，「唯」這個字的答應，這個語氣非常肯定，尊者所問的，一個發菩提心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他的心要安住在哪裡？要怎樣降伏他的妄心？這是兩個基本的問題。無論你修學哪個宗派、哪個法門，這兩個問題是關鍵的問題。如果不能夠降伏其心，換句話說，你所修任何一個法門都落空，都不能夠成就。這是我們真正學佛要想在一生當中成就的人不可以不留意。尊者全都明白、了解。「然如來護念付囑，他尚未見」，他是別人，此地所指不僅是當時與會的大眾，當時聽佛講經的這些人，這些人四眾弟子都有，根性都不相同，同時也包含著後來學佛的這些善男子、善女人；換句話說，包括我們現在，也包括到將來。這個啟請功德利益太大，他要不問，佛就不說；這一問，佛就把《金剛般若》詳細的為我們說明了，「故代為啟請」。

「願、樂、欲、聞四字，後後深於前前」，這後面一個字比前面深，四個字愈是後面意思就愈深。「義甚深廣，應知」，它的意思很深、很廣。願，聽說佛說這樣微妙之法，實相般若，世尊無量劫來修行證果原來就在穿衣吃飯上，這個很稀奇，我也想聽聽，願就是這個意思，我也想聽聽，想聽聽而已，這個意思就淺。『樂』比這個意思深，他不但想聽，非常歡喜聽；換句話說，就很有想學習的這種心態。跟前面那個人用心不一樣，這就我們所謂是有人，他歡喜聽，在聞法當中他能夠得到法喜。『欲』比前面又要深一層，「欲」是欲望，巴不得我要得到，他有這麼強烈的一個願望。佛所說的菩薩能夠領悟，我也想得到，現在就想得到，可見得這個意思比前面深很多。末後「聞」，這一聽的時候他已經得到了，這個聞就如同《楞嚴經》上觀世音菩薩，「反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

」。所以這個聞是反聞的意思，不是聽聞，是反聞的意思，那才是真正契入，真正得到圓滿的受用。所以這個意思一層比一層深，一層比一層廣。尊者請詞裡面說出這四個字，我們從這裡就能看得出來，參加法會的大眾程度有淺深不齊，有人是願聞、有人是樂聞、有人一聽就開悟，聽眾裡面層次不一樣。

「人人本具如如不動之自性。無明為障，致妄心生滅不停。故學者應在聞字上用功。反聞聞自性，時時照、時時聞，則見諸法實相」。這一小段是在這節經文裡面江味農老居士為我們貢獻一點意見。他的開示說得非常好，人人本具如如不動之自性，自性就是真心，真心沒有妄念，大乘經上常講「真心離念」，沒有念頭，真心是不動的，不動就是不生不滅。這個念頭，一個念頭生、一個念頭滅，這個生滅是動的現象，動是妄心不是真心，不動的是真心，不動的是自性。如果我們能夠發現，這個發現就是禪宗裡面講見性，你見到了，你見到自性，見到之後要緊是保持。我們凡夫可以說每個人在日用平常當中，這一剎那當中，這自性現前常有的，但是你自己不覺得，沒有覺察到這是真心現前，沒覺察到，於是乎日常生活當中就妄心做主。

妄心是無明為障，無明是你不了解真相，不知道事實真相，於是真心雖然現前，它不起作用，誰當家做主？妄心當家做主。這個妄心就是生滅不停。這個東西很可怕，諸位要曉得，用生滅心，這個境界就變成了有為法。法相宗裡面把一切法分作兩大類，有為法跟無為法。諸佛與大菩薩住在無為法中，無為法不生不滅，《華嚴經》的一真法界、《無量壽經》的極樂世界都是不生不滅的。我們在《無量壽經》看到西方極樂世界那個狀況感覺得不可思議，它是屬於無為法。十方諸佛這些剎土屬於有為法，有生有滅，有六道、有十法界、有輪迴、有轉變，那就是苦不堪言。

所以教給我們，學者是學般若的人、學大乘的人，應該在聞字上用功。大乘菩薩修行的要領，聞思修三慧。這三個字決定不能錯解了意思，錯解意思那就不能成就，不但不能成就，可能你學佛學成了魔道去，不是佛道。這種情形很多，在本省、在國外我們常常遇到，學佛最後學成魔了。學成魔，他把魔當作佛，把佛看作魔，他不曾回頭，這是經典上佛常講「可憐憫者」，真的可憐。什麼原因？錯解了佛的意思，你看開經偈講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，他把意思錯解了。小乘修學的綱領，戒定慧三學，比較不容易發生誤會，戒定慧三學。大乘菩薩修的聞思修三慧很容易搞錯，認為什麼叫聞？我們在此地講經，你們在這裡聽了一個半鐘點，這聞，我在這聞經。什麼叫思？聽了之後回家好好去想想，揣摩、揣摩，我這是思。這想通了之後，再去修、再去做。認為這就是聞思修。

諸位想想，如果聞思修這麼簡單，還得菩薩去修？這種做法還不如小乘，小乘戒定慧的水平比我們這就高，它怎麼能叫慧？所以你要注意這三個叫慧，慧是什麼慧？戒定慧之慧。這才明瞭，大乘菩薩的修行是建立在小乘的基礎上，你沒有戒定慧哪來的三慧？這個聞思修三慧就是戒定慧那個慧字，慧字裡面開出來三種叫三慧。什麼叫聞慧？聞是接觸，代表接觸。耳聽音聲這是聞，眼看色相也叫聞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用這一個字做代表，所以聞是接觸。思是什麼意思？思是明瞭的意思。平常一般人總要思惟他才明瞭，所以這個思不是叫你真的去想，你這一思就落到第六意識去了，那就錯了。這個思是代表你一接觸就明瞭。所以從明瞭這方面來說叫它做思慧，從接觸叫它做聞慧，明瞭叫它做思慧。修是不迷了，明瞭就不迷了，從不迷就稱它為修慧。所以要曉得，聞思修是一不是三，它當中沒有三個階段，它是一次完成的。

這三慧我們要舉個很具體的例子，可以用《六祖壇經》來打比

方。六祖惠能大師聽五祖講《金剛經》，講到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他三慧現前，所以陳說自己的心得報告，那就是契入。五祖一聽行了，後頭不要講，全通了，不但《金剛經》通，所有佛法、世間法全通了，這叫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。他聽法達禪師念《法華經》，法達念了十年，他說他念了三千部，三千部是個整數，三千多部《法華經》，大概一天念一部，三千多部念十年。經雖然念得很熟，可以說能夠背誦，背得滾瓜爛熟，什麼意思不曉得。六祖叫他念給他聽，《法華經》二十八品，他只念到第二品「方便品」，六祖說可以了，不要再念了，《法華經》他全都通達，全都明白了，再給他講解，法達開悟了。這叫三慧，不可以搞錯。

我們大概在十幾年前，大專講座裡頭就鬧了一個笑話。我還記得輔仁大學的一個學生，我跟他很熟，名字一下想不起來，他參加我們大專講座大概有二、三年，那天他來向我告假，他說法師，我以後不再來聽經了。我說為什麼？他說我已經聽了二、三年，我聞已經聞了二、三年，我這修跟思沒有。我一聽就明白，我說那你是不是不打算來了，回家去思惟？他說是的。我說思惟之後再修行對不對？他說是的，點點頭。我就問他，你今天這一會要不要聽？他說我今天要聽。好，就那天我就把聞思修給大家解釋一下。把聞思修分成三個階段，大錯特錯。你來聽經，你所聽的叫囫圇吞棗，你根本沒有聽懂意思。不聽了，回家去思，叫胡思亂想，胡思亂想一陣之後再盲修瞎練，這哪能成功？這是把菩薩三慧搞錯了。要菩薩像你這個修法，那不個個都修到三途裡頭去？這就是輕率，不解其義，叫粗心大意。

菩薩修行比二乘高得多了，二乘還得從戒定慧下功夫，戒定慧是有層次的，聞思修是圓融的。《華嚴》上說行布圓融，行布是有次第，小乘是有次第，權教有次第；大乘圓頓，它沒有次第，它是

圓融的，這個一定要清楚、要明瞭。所以要在「聞」字上下功夫，在聞字上下功夫就是在三慧上下功夫。這個話說得沒錯，絕對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去運用三慧。當然這個經不是為普通人說的，佛在這個經上說得很清楚，這個經真正的對象是「為發大乘者說，為發最上乘者說」。你有沒有發大乘心？有沒有發最上乘心？你要真的發這個心了，確實因為發這個心，這個人就是菩薩了，他就不是小乘，發這樣的心就可以用菩薩三慧。發心不可思議！所以尊者在啟請的時候，第一句話就說的，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」，那就是發大乘者、發最上乘者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最上乘，無上正等正覺，他學佛是求這個。

發這樣大心的人畢竟是少數，真正能發這種大心的人，就像世尊在本經裡面所說的，他過去生中已經在無量無邊諸佛種下的善根，那不是偶然的。我們在《無量壽經》上看到，過去生中曾經承事供養四百億佛，都不能往生淨土。由此可知，一個人遇到念佛法門就能夠很歡喜發願求生淨土，他過去生中的善根決定超過承事供養四百億佛，這樣深厚的善根。這是《彌陀經》上說的，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，得生彼國」，我們看到那個善根是何等的深厚！若沒有這樣深厚的善根，換句話說，我們就很不容易超越六道輪迴。不能超越六道輪迴，諸佛菩薩對於這些眾生還是大慈大悲，幫助你不落三惡道。我們不必說小乘經，這個大乘經論裡頭有很多，世尊把三惡道的狀況說得很多、說得很詳細，三惡道的業因也交代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這究竟為什麼？是希望你提高警覺，不墮三惡道。你能夠得人天兩道，繼續學佛的機會就多，墮在三惡道裡面機會就太少、太渺茫。所以諸佛成佛都在人道，沒有聽說天人成佛的，沒有，也沒有聽說三惡道眾生成佛的，成佛一定示現在人道。所以特別讚歎得人身可貴，可貴在哪裡？人身容易修道、容易證果，

道理在此地。

可是學佛如果要想真的成就，在古時候比我們現在容易，原因是古時候的教育好。大家千萬不要誤會，古時候學校少，好像受教育的機會不多，那是講在形式上不多，實質上不少。這個話怎麼說？中國的戲劇、歌舞、音樂都是教育，你看平劇、崑曲，你仔細去看它的內容，到結局都是善有善果、惡有惡報，因果報應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那是教育。這古代的藝術不是以娛樂為目的，是以教化為目的。孔夫子「刪詩書，訂禮樂」，那個時候的詩實際上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歌詞。夫子有個標準，《論語》裡面兩次提到，他刪了三百篇，這個刪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審查、審定，目標是「思無邪」。由此可知，音樂也好、舞蹈也好、戲劇也好，教人什麼？教人正知正見，所以它是教育。用這種方法把教育普及到民間，一般人雖然沒有正式上過學、讀過書，他懂得做人的道理，他懂得忠孝節義，他懂得孝親尊師，他懂得友愛兄弟，他懂得與人互助合作。這些我們現在教育裡面沒有的。所以古代教育的宗旨我們要清楚。

中國國家教育奠定制度是漢武帝，從漢武帝立下這個教育宗旨，一直到清朝末年沒有改變，差不多將近兩千年。教育宗旨是什麼？教你做人，是以這個為目標。所以教學主要的內容是教一個人從小讓他知道人與人的關係，父子的關係、兄弟的關係、夫婦的關係、朋友的關係、君臣的關係，君臣就是在社會上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，這是教你做人的道理，所謂是倫理的教育。在倫理當中建立基本的道德觀念，這個基本的道德觀念叫五常，我們講倫常，常就是一時一刻不能離開的，這五種常道必須要遵守的，仁義禮智信，跟佛家講五戒的精神不謀而合。仁是仁慈，推己及人，所謂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仁它是會意，仁是兩個人，不是一個人，常常叫我們替別人想，我不喜歡的不可以加諸於別人，這仁慈。再推廣這

仁愛之心能夠遍及於萬物，不但對一切動物要仁慈，對植物也要仁慈。佛法戒律裡面就說得很清楚，「清淨比丘不踏生草」，這個地方有路可以走，你不願意繞路，從草地上走過去，這不仁慈。草長得很好，你為什麼去踏它？如果沒有路可以，有路的話不可以，仁民愛物。

義是講義務，我們幫助別人、效勞別人絕不求報酬，這是做人基本的道理。古代的社會裡面，大家對於讀書人非常尊重，原因在哪裡？讀書人不講利。一個窮秀才可能他家裡三餐飯都有問題，他教幾個小學生，學生對老師的供養是隨意的，學生家裡富有多供養一點，貧窮少供養一點。沒有像現在要收學費，這個老師開不出口。古時候行醫，醫是救人，給人看病也不收費用的，義。商場裡面雖然講利，利也離不開義。年代久遠我不曉得，我記事的時候大概十幾歲，那個時候社會的風氣跟現在不一樣，一般人講信用。我們去買東西，身上沒有帶錢去賒帳，說一句話就行了，也不必去記。他也不記，我們也不記，到時候一定會去還，很少是賴帳的，有這個信用。現在不行，現在沒有了，這世風日下。

禮這現在更不必講了，現在沒有禮，天下大亂了，禮沒有了這個社會就沒救。你看古人跟我們講的道德仁義禮，禮是最後的一個防線，禮要沒有了，這個世間就亂了。最高的是道，其次的是德，禮是第五層。信是信用，現在幾個人講信用？幾個人守信？中國古時候的教育教這些，從小培養，所謂是「少成若天性」，從小培養就像他的天性一樣。老師這樣教他，他在家庭、在社會上，他所看到的也確實是這樣的，所以他一生，他的言行、他的造作都有分寸，縱然有越軌，距離這個標準不太遠，這叫做教育。所以教人明瞭人與人的關係、人與天的關係、人與大自然的關係，我們中國教育內容是講這些。對社會教育，就是用這些戲劇、歌謠、舞蹈裡面來



表現，使這個教育能推廣、能普及，這是中國幾千年社會安定的大力量。

現在科技發達，一般人民富有了，教育捨棄掉，雖然學校很多，可是教育的內容、宗旨跟古時候完全相違背。所以今天這個社會雖富，富而不樂，人過得好苦，遠遠不如從前。從前人雖然沒有現在這麼富有，貧而樂，他過的確實人的生活；我們今天過的不像人的生活，這才叫苦。在這個大時代當中，我們把教育的大根大本忘掉，今天社會亂了，如何來挽救？如果要再靠教育，絕對不是容易事情，古人常說「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」，很難！宗教是一股力量，但是一定要具足於宗教的情操才能把自己的生活昇華，這在今天這個亂世也困難。宗教本來是好的，被人利用，這被利用了奇怪不奇怪？一點都不奇怪。為什麼不奇怪？諸位要多看看佛經就明白了。

你看看《釋迦譜》，看看釋迦牟尼佛的傳記，世尊當年在世的時候，魔王波旬對釋迦牟尼佛也很佩服。但是釋迦牟尼佛教人要超越三界，魔聽到就很難過，這是跟他的心願完全相違背，魔就希望你能夠在六道輪迴裡面時時受折磨，他看到人受折磨他很高興，看到你心清淨超越三界他就不高興，所以叫做魔王。魔王波旬告訴釋迦牟尼佛，他說他有方法破壞佛法。佛就告訴他，佛法是正法，沒有任何力量能夠破壞的。魔王就說了，等到你末法時期（佛這個法運有正法、像法、末法），我叫我的魔子魔孫統統出家，披上袈裟來滅你的佛法。釋迦牟尼佛聽了一句話不說，流眼淚。所以《楞嚴經》上講，「末法時期，邪師說法如恆河沙」，那個邪師就是魔子魔孫，都出了家披上袈裟，他也來弘法利生，也來宣揚佛法。但是他宣揚的名義上是佛法，裡面是魔法，所謂魔就是你跟他學你會受很多折磨，那就是魔。

如果你學得很自在，那就是正法，佛法一定叫你身心一天比一天清淨，一天比一天快樂，你就是得到佛法的利益。你要跟魔學，你的壓力一天比一天重，你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痛苦，為什麼？你受折磨。佛不折磨人，魔折磨人，給你身心一些壓力那就是魔，那就不是佛，佛跟魔的辨別並不難。因此宗教也不行。佛教裡頭有魔，基督教有沒有魔？天主教有沒有魔？統統都有了。末法時期魔擾亂世間，什麼樣好的教派魔子魔孫都進去了。魔王波旬不是專門跟釋迦牟尼佛作對要來擾亂佛教徒，所有的宗教徒、所有發心求善的他都來折磨你，都不會放過，這是我們要認清這個時代。魔的勢力很大，魔也有護法神，我們惹不起，我們自己修自己的，魔也不會來找你麻煩，為什麼？你跟他沒有利害衝突，他不會找你麻煩，你不去惹他他絕對不會惹你。所以我們老實念佛求生淨土。真正念佛求生淨土，諸佛護念，善神擁護，魔不得其便，他想找你麻煩也不行，他也沒機會。因此在這個時代就難了！

挽救時局，所以在民國初年印光大師，大勢至菩薩再來的，這是很多同修都知道的，這不是普通人，大勢至菩薩在所有菩薩裡面智慧第一。一般人只曉得文殊師利菩薩是菩薩當中智慧第一，而不知道大勢至菩薩的智慧高過文殊師利，這個很少人知道。譬如這兩位修行人，一個是雜修，一個是專修，文殊師利是雜修，大勢至菩薩專修，不一樣，專修的人智慧高，雜修當然他廣學多聞，他的常識非常豐富，但是境界之高超、甚深的契入那是專修。大勢至菩薩在楞嚴會上給我們的報告，他從初發心一直到成佛就一句佛號。他怎麼個念法？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」，這是他念佛的祕訣，從初發心一直到成佛。成佛之後度眾生還用這個方法，這妙極了！看起來簡單、容易，其實那其深真的是無底，絕不是文殊師利能跟他相比的。文殊師利菩薩在《華嚴經》上，我們看到文殊、普賢念佛求

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那個排位子排在他們下面。觀音菩薩靠近阿彌陀佛，文殊、普賢還排在他們下面，這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告訴我們了嗎？

印光大師是大勢至菩薩的化身，來救我們這個世界的。看到我們這個社會動亂，沒救了，他用什麼方法救？這在《文鈔》裡面我們讀到，幾十次的重複，唯有「深信因果」，這個社會才有救。而深信因果，在《觀經》三福裡面正是菩薩福，你看菩薩那條裡頭，「發菩提心」，就是這個經上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」，「深信因果，讀誦大乘，勸進行者」。今天若有真正善知識建立個道場，遵循這四句那就是正法道場，參與道場的同修，無論在家、出家，四眾同修，都是真正發心，深信因果，讀誦大乘。所以印祖在那個時代他特別提倡三本書，第一本《了凡四訓》，第二本《安士全書》，第三本《太上感應篇》，他提倡的是《感應篇彙編》。

我在一九七七年第一次到香港講經，住在倓虛老法師的中華佛教圖書館，這個小道場是倓老創辦的。我到香港的時候倓老已經圓寂好幾年了，我沒有見到他。在他那個圖書館裡面，沒有事情就看書，看到印光大師弘化社印的書，印光大師印的書錯字很少，校對校得很精確，印得很清楚，所以是個好本子。我在裡面翻，翻到這三種書，我覺得非常驚訝！因為這三種書都不是佛經，《了凡四訓》是世間東西，《太上感應篇》是道教的，《安士全書》裡面是混雜的，「文昌帝君陰騭文」是道教的，「淨土指歸」是佛教的，混雜在一起。這三種書我看它的版權頁印到二十多版、三十多版，而且每一版的分量很大，最少的兩萬冊，多的五萬冊、十萬冊，印了幾十版。我把它合起來看一看、算一算，這三本書老法師在世的時候它的數量應該超過三百萬冊，這個叫我非常驚訝！弘化社其他的這些，就是包括淨土宗的典籍，連《阿彌陀經》分量都沒有這麼

多。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想，老法師為什麼要這樣做法？

以後看到《文鈔》裡面，還是傳記裡面，我現在都忘掉了，初學佛的時候看到。他在普陀山進修的時候，他在普陀山住藏經樓，藏經樓像圖書館一樣，他就是負責管理藏經樓的，所以他讀書的時間就多。定海縣的知縣（這是清朝末年），對老法師的道德、文章很仰慕，邀請老法師到定海講經弘法。老法師自己沒去，派一個代表去了。老法師何以沒有去？以後我們曉得，他是山西人，家鄉口音特別重，很少人能聽得懂他講話。山西口音跟浙江口音相差太大了，在我們想可能是語音上的問題，這個效果很難達到，所以他就派個代表去代他講。講什麼？講《太上感應篇》，這不是佛教的東西。實在說老法師這樣給我們後人做榜樣，佛法要利益一切眾生，所謂契機契理，不要有成見。老法師宣揚這些東西是給學佛真正奠定基礎，好像蓋房子一樣，這個打地基。我從這個地方省悟過來。所以以後我從香港回來，我們把《了凡四訓》就印了五萬冊，第一版印了五萬冊，以後陸陸續續印過幾次，我想應該超過十萬冊，而且講過好多遍。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錄音的設備，沒有留錄音帶，早年所講的。

我講的時候也遇到過一次麻煩，有一位法師，也是很有身分、地位的法師，來問我、來質問，很不客氣的來教訓我。他說你講佛經，你為什麼講外道的東西？我說我沒有講外道。他說《感應篇》不是外道？我說你說的這個，我就說這雖然不是佛教東西，但是經過佛的法印印定，那就是佛經。他說什麼法印？我就告訴他，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」，這算不算法印？他臉馬上紅了，就走了，以後他再都不理我了。像《感應篇》、《安士全書》、《了凡四訓》，裡面是不是講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？既然講的是這個，佛就承認跟我佛經是一樣的，我們就承認

它是佛經，佛經不一定要佛親口說。所以印祖提倡是教導我們後學。從此以後我勸別人學佛就勸他先要把《了凡四訓》念三百篇，大家晚課之後一定要念《感應篇》，曾經有一度很多課誦本後頭附印著《太上感應篇》。我們知道，祖師大德教給我們「持戒念佛」，戒是什麼？你沒有受過戒，你不能看戒本，何況戒本裡面東西實在講你也看不懂，你看到會枯燥無味，會看不下去。老和尚聰明，你看用《了凡四訓》、用《感應篇》、用《安士全書》代替戒律，那個裡面所講的就是戒律。中國人寫的，我們能夠看到生歡喜心。所以它代替戒律，用這個東西來幫助我們修行，就是持戒念佛。

深信因果報應，我們念佛得一心不亂不難，念佛最重要的就是得一心。我們為什麼不能得一心？《金剛經》上講的，你為什麼不能降伏其心？你再看看袁了凡居士沒有學佛之前，他跟雲谷禪師在禪堂坐了三天三夜，不起一個念頭，人家就得一心不亂。他是不是修來的？不是。他為什麼得一心？雲谷禪師盤問他，這種人很少有，三天三夜不起一個念頭，這是高段功夫。結果他說，我沒功夫，我的命被孔先生算定，我要打妄想也沒用，所以乾脆不想了。他是個老實人。雲谷禪師一聽就哈哈大笑，我以為你是聖人，原來你是凡夫。但是你要曉得，就是這樣的凡夫，他要老實念佛，那了不起，那個一心不亂很容易得到。這是你真正相信因果報應，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，你還想什麼？你那個想不叫妄想嗎？了凡先生很可憐，無可奈何，被命運拘束了。遇到雲谷，雲谷告訴他，命運可以改，命運是有，沒錯，可以改。遇到雲谷禪師才懂得佛法，才學佛，學佛改造命運，果然被他改了。「佛氏門中，有求必應」，他所求的樣樣都得到，樣樣都滿願。所以我們學佛的人從哪裡下手？先要從因果報應下手，要在這個地方建立堅定的信心，我們對於世間一切自然不求。不求就好，知足常樂，人能做到知足，決定不作

惡，他往後做的都是善業、都是善行，那個福報就一天比一天大。

我學佛的緣很深，實在講我學佛第一本接觸到的書本就是《了凡四訓》，朱鏡宙老居士送給我的。我那時候看到我很受感動，因為裡面所說的有很多是我經驗到的。抗戰期間我失學三年，走了十個省分，那是兩條腿走，東南十個省走遍了，看得太多，這個因果報應絲毫不爽，我看了很相信。我在年輕的時候，有些算命看相的告訴我，我沒有福報，他說我有聰明智慧，沒福，大概是前生修慧不修福，沒有福報，而且短命，他說你過不了四十五歲。我相信，我怎麼相信？我家裡至少，我自己記得，三代都沒有過四十五歲。在一般人講遺傳，大概我也是短命的，恐怕過不了四十五歲。那個時候我們有幾個朋友，非常好的朋友，常常在一起，以後我出家，他們兩個也都出家。我們三個人同年，壽命都是過不了四十五、四十六歲。我四十五歲那年，第一個法融走了，法融走了大概二、三個月明演走了，再過二、三個月我生病了，我就想我要走了。所以我也不看醫生，醫生是醫病不能醫命，關著門在家裡老實念佛等往生。念了一個月，好了，病就好了，一直到現在沒有生過病。所以我這麼多年在台灣沒有進過醫院，我沒有病歷。

仁王法會那一年，那一年很熱鬧，搞得轟轟烈烈的，就是經國先生就任第六任總統的時候，我們舉行仁王法會。在仁王法會裡面我碰到甘珠活佛，甘珠是章嘉大師的學生，我一開始學佛就跟他在了一起，我們兩個好朋友。那時候他住在北投的普濟寺，北投有一個廟，普濟寺，我們宿舍在北投，所以下班之後就常常到他那裡喝茶聊天。法會當中碰到了，他就跟我說，法師，你這幾年弘法利生，你的命運統統轉了，你不但長壽，有大福報。我沒求長壽，沒求，這是什麼？《了凡四訓》一樣，自自然然轉的。我們在《了凡四訓》裡面看到，他也沒求壽命，他的壽命孔先生給他算的是五十三歲

，他活到七十多歲，那也是修善積德的果報。

所以到以後我們明白，在經典上講的真的相信，世間人的財富，財富是財布施得的果報，你這一生能夠發大財，是你過去生中財布施累積的果報。所以你不要看到人家有億萬財產的，用不著羨慕，人家前世修的，不管他用什麼手段得來的，都是他自己命裡頭有的。命裡頭沒有的，偷也偷不來，一偷都被警察抓到了，他命裡沒有；他命裡有的話，他天天偷，偷了好多，警察都抓不到他，他命裡有。真的是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。說實在話他不偷不搶他也會得來，他命裡頭有；命裡沒有，就偷、搶都不行，都得不到。所以古人講，真正明白這個道理，曉得事實真相，所謂是「君子樂得作君子，小人冤枉作小人」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。得財富是財布施，得聰明智慧是法布施，得健康長壽是無畏布施。

我這個健康長壽可能是無畏布施有關係。因為我讀到這些東西心裡面很害怕，小時候我喜歡打獵，殺業很重。抗戰期間我父親是軍人，管軍械的，就管武器的，所以家裡頭長短槍七、八枝，子彈一箱一箱往家拿。在那個時期我十六歲，十六、十七、十八三年，正是玩槍的時候，每天平均打二十發子彈，所以真的變成神槍手，不要瞄準的，槍打得很準，殺業很重。所以以後一學佛知道。我父親死，死得很不好，那個果報跟《地藏經》上講的完全一樣。他也就是打獵，人是好人，我父親非常好，很仁慈，待人也很厚道，就是喜歡打獵。每天早晨，清早起來天還沒有亮，就把我們叫起來，拿著槍就打獵去了，回來之後野物就帶回來了。所以抗戰期間生活很苦，我們家裡天天吃野物，就去打獵。所以曉得這個果報的可怕，我父親過世那個相，我親眼看到的，人發狂，瘋狂，看到山往山上跑，看到水就往水裡面鑽，完全是打獵的果報，這是親眼看到的。

所以自己想到非常害怕，這怎麼辦？放生。所以我一學佛不到半年我就吃長素，有錢就放生，再就是救濟這些病苦，常常送一點錢放在醫院裡，給貧窮的人他們做醫藥費，我布施這個，別的布施沒有。因為收入很有限，除了買書之外剩下一點錢，我就常常捐給醫院裡頭做醫藥費。這個可能也是我不生病的原因，因為沒有錢，醫藥費捐出去，有病沒有錢買藥，藥的錢都捐出去，捐出去那當然就不能生病。你們都留著一筆醫藥費準備生病，那當然要生病，不生病那個錢怎麼能開銷？我的錢統統都打發掉了，所以我不能生病，生病了沒有醫藥費。這都是事實，都是大道理。

所以印祖提醒我們，他的確是提醒我們，要想救國家、救民族，挽救這個世界，沒有別的方法，因果報應。而因果報應最能讓大家接受的無過於《了凡四訓》。那是什麼？它不屬於宗教的，雖然裡面講的佛教，它不是以這個為主，所以人人能夠接受。人人要是讀了之後，但是讀一遍、二遍沒用處，所以我教人應當一口氣要念三百遍，三百遍當然不是一口氣念下去，至少一天念一遍一年不間斷，你才能深深的契入，遍數少了沒有用處，你這個境界轉不過來。能夠在現前這個時代，我們提倡的《無量壽經》、《認識佛教》、《三皈傳授》，再加上《了凡四訓》，這四樣東西在今天講非常重要、無比的重要。我們在這裡建立一個正知正見，學佛才會有前途、才會有個結果，這很要緊。我們也非常感激印光大師，如果不是他這樣做法，我們不知道，我們也不會去注意這本書，這三樣東西我們都不會重視，我們還把它看作是外道的。經過他老人家的提倡，我們才真正省悟過來，學佛要從這裡扎根，用這個填補過去教育的不足，從這個地方扎根，從這個地方奠定根基。有這樣深厚的基礎、深厚的善根，這《金剛經》就有用處。

《金剛經》所講的一些道理，實在上說重點就是兩樁事情，教



我們看破、放下。為什麼要看破、要放下？因為你真正看破、放下，與事實真相相應，事實真相如是。眾生所以出不了輪迴，墮落在三途，就是貪瞋痴慢，誰貪？我貪，我的執著就是個錯誤的。佛在此地告訴我們，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」，我沒有了，能貪的心不可得，沒有，你所貪的這一切物、一切事，一切事、一切物因緣所生法，當體皆空，也了不可得。能貪的不可得，所貪的也不可得，你還貪什麼？所以佛教你看破、教你放下，正確的。看不破是迷惑，放不下是造業，迷惑造業就變現六道三途，那有得受的！那個境界說實在話還是假的，就跟作夢一樣，作夢是假的，你要天天作惡夢好不好受？在六道輪迴裡頭不能看破放下就等於天天作惡夢，這個惡夢繼續不斷的作。惡夢真的是假的，絕非事實。可是那惡夢還真的在作，他還真的感受到苦。《金剛經》給我們說明這個道理，說明這個事實真相。果然搞清楚、搞明白，自然就放下。這一放下，身心自在，那真是快樂無比，我們以後過的是佛菩薩的生活了。你看看從六道一提升就升到佛菩薩的生活，我們現在過佛菩薩的生活，雖然還沒有作佛菩薩，差不多了，不就是的嗎？所以這是這個經對我們的好處。

此地江味農居士教導我們，時時照、時時聞，則見諸法實相，就是我剛才講的這個意思。能夠以《金剛經》的理論、教訓常常想著，常常以這個標準來觀察世間相，處事待人接物，逐漸事實真相你就能了解。了解事實真相就是契入，就是入佛知見、入佛境界，當然也入佛的這個生活範圍。好，我們今天就講到此地。